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陈雪峰



散文连载 版精选

某年春运，在南昌火车站拍摄的一张照片在媒体上广泛传播：沉重的行囊比人还高，压下来，使她的腰弯成了弧形。两只手合抱着酣睡的婴孩，右臂揽着，左手垫着，汗水涔涔却无法擦拭。要是再有一只手来帮忙，她或许就上不了头条了。恰是垫着婴孩屁股的那手腕上，还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，眼看就要拖到地上了。她叫巴莫约布木，大凉山深处普普通通的一名少妇。这张照片由新华社编发，题名为《孩子，妈妈带你回家》，上亿受众为此怦然心动，感慨万分，成为那年春节儿女暖心陪伴父母的由头之一。我想，天下的母亲都曾有过这姿势吧！

——《心之崖》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心之崖

加拉巫沙

三

在羊半农的广袤彝寨地方，她们如花般繁盛，孩子是花开的果实。她们把希冀托付给孩子，既望子成龙，又望女成凤，自己却迎向苦难，咬紧牙关过日子。青丝熬成白发，红颜已憔悴。手拿梭子的老嫫像万千妇女一般，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抑或说，万千妇女像她那般，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

贤妻贵在贤，慈母重在慈。这两者，她们参照着，用毕生去践行。

某年春运，在南昌火车站拍摄的一张照片在媒体上广泛传播：沉重的行囊比人还高，压下来，使她的腰弯成了弧形。两只手合抱着酣睡的婴孩，右臂揽着，左手垫着，汗水涔涔却无法擦拭。要是再有一只手来帮忙，她或许就上不了头条了。恰是垫着婴孩屁股的那手腕上，还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，眼看就要拖到地上了。她叫巴莫约布木，大凉山深处普普通通的一名少妇。这张照片由新华社编发，题名为《孩子，妈妈带你回家》，上亿受众为此怦然心动，感慨万分，成为那年春节儿女暖心陪伴父母的由头之一。我想，天下的母亲都曾有过这姿势吧！冥冥中，我感觉到那婴孩是另一个我，是另外万千的我们；那母亲是另一个我的母亲，是另外万千的我们的母亲。她的步履多么稳健，望着前方，不曾停歇，大山样的行囊和铁坩似的背包前移，前移，再前移。母亲正托着我们，一步步走向坚定，一步步走向梦想。

她和更多的彝女一样，都被称为打工妹，秉性里从不嫌脏活、累活和苦活。若要嫌，她们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。她们的活计多为淘洗鸡鸭或拼装电器，每逢加班，工头呼，彝女应，乐乐呵呵的，这意味着可多拿一点补贴。对于她们而言，坐在他乡的工厂里，和坐在故乡的老树下并无二致。同样的一双手，一手叫勤劳，一手叫本分，不论时空如何切换，都一样繁忙，唯恐替儿女编织的愿望不济、梦想不圆、抱负不成，未语泪先流。

每当闲暇，与故乡离别的画面浮现在她们眼前：老人的叮嘱、孩子的痛哭、丈夫的不舍……但有什么办法呢？一迈步，远去千万里。那浓郁的愁苦如乌云般卷涌时，她们已经坐在了心灵的危崖上，任凭思绪游离，种种担忧似一根根无形的线，系在了所挂念的儿女身上。母爱的隐忧啊，是女子分娩那天，跟随疼痛的喜悦来到人间的。作为生命，谁的成长都逃避不了母亲的忧思。每个人都是一只风筝，线的那头被她攥在手里，飞高或飞低，她都焦虑。子女成年了，母亲说服自我，拿出珍藏于心的剪刀，欲剪未剪，未剪又欲剪，成为放风筝者——母亲——一生犹犹豫豫，又无与伦比的动作。

另一位彝女告诉我，她在东莞务工期间，曾因夜半歌声被投诉。报警者表达

两层意思：一是歌声扰民，听不懂唱的啥，让人瘁得慌；二是音韵伤感，高亢中暗藏幽怨，疑似自杀者的悲歌，得赶快去救人。警察循着地址找到她，原来她唱的是思念亲人的彝家歌谣，并非寻死觅活。在牵挂的很多名字里，她最担忧留在老家的患小儿麻癖症的女儿。因为担忧，她担忧着女孩面向未来的担忧，全部的担忧高高在上，危如累卵，也危如山崖，垮下来，心会死的。所以，她匍匐在尘埃里，甘当一块担忧的垫脚石，就是不让思想崩盘、情绪垮塌。我猜想，当夜的她应该尝试过种种努力，一次次地强迫自己入睡，可情感的山洪还是暴发了，任凭天籁般的歌声奔涌在异乡茫然的夜色里。她是一只夜莺，口随心唱，唱给暗夜听，唱给自己听，也唱给故乡听。

警察走后，她内心里的吟唱还在继续。她拿出手机，轻触屏幕，一幅幅照片映入眼帘。看到孩子后，她久久停留，用手去抚摸，却摸到一地虚、满屋空。在凌晨的梦里，她终于与孩子相见。孩子声声哭喊“阿姨”，让她落泪。醒来，果真泪湿枕。

母亲爱做梦，白天有梦想，晚上有梦境，梦里梦外，当牛做马，操碎心，憔悴人。她们的名字与“慧”关联，唤智慧、德慧、智慧、聪慧……多么契合，咋叫都不过分。兴许，这是天下所有母亲的特质。

某个周末的下午，我看到文汇报路上多了两位织布女，她俩依次排坐在老嫫后面的羊蹄甲树下。虽才三人，但织布的架势一摆，便成了纵横的一列。无须问，新加入的她俩一定受到了启发，把这条并不宽阔的街巷当成了村庄，甚至还当成了自家门口那条人畜必经的路。今天，她们应邀约前来，是想把晚年的梦统统织进经纬里吧，像夏末的蝉，越到命运的迟暮，越激昂而歌。

我问老嫫：“怎么织杂色的呢？”

她递给我一个线球，声音比平常兴奋：“你摸摸，羊毛！”整张脸喜庆，挂着夸张的笑，“从今天起，我帮她俩织，免得没事做。”这球是羊毛纺的，黑、白、黄和棕红等颜色绕成团，不知该归哪类色。手工纺的线粗细不匀，手感毛糙，偶尔鼓起的小疙瘩，梭前用指甲掐，或拿牙齿咬，感觉上，愈是折腾，她们仁愈是快乐。线球穿过去，乘势一紧，纬的线段被绷紧，作为经的长长的密线上下交错，啵啵啵，木梭子多箍两下，便融入了平展展的布里。她们仁旁边的塑料篮子里，存放着大大小小的线球，每个球都是羊毛的聚合，过去毛依附羊，现在羊的魂魄黏缠着毛，依然存留着羊丝丝缕缕的气息。故土之味，乡村之情，因羊毛而唤醒，召唤着她们内心里的乡愁。织完一个，去抓另一个时，篮子里的球涌动起来，像羊群遭受了惊吓。身未动，心已远。哦，这举止应该叫拿捏，分寸掌握得极好，把住了乡野跳动的脉搏；风光无限美，风情映人心。

她们仁聚在羊蹄甲树下，源于灵魂深处的缘。来不及熟悉，或者压根不需要熟悉，她们的心通着呢。几句简单的彝语交流，灵魂便能抵达彼此。帮帮忙，去促成他人的心事，多么有趣！像秋天的乡下，妇女们扎堆儿相互帮衬，尽是缝补或编织锦绣之梦的手艺。手和腰酸痛了，慢悠悠地吸一锅烟。不知哪位母亲开始叙

说，把自己养儿育女的往事像水一样哗哗地往外倾倒，以为满地湿润了，结果湿润的是人心。虽子女不成器，但一讲，她自己却因酣畅而舒坦，因宣泄而通透。

我将纸烟依次递给她们仁，新来的两位老妇摇头，说不过瘾，原来烟斗和装草烟的荷包正躺在塑料篮子的角落里。这细节，让我想起我母亲那根长长的烟斗。

翻过四十有五的年纪，我两鬓出现了白发。有一天，母亲太执拗，叫我伏在她双膝上，她要戴上老花眼镜替我一根根地拔去，但尚未拔出几根，她就开始责骂我酗酒成性。此刻，有两种情绪在我内心交织：一种是巨大的幸福，另一种是巨大的自责。中途，已戒烟两年的她，装一锅来复吸。她很失望，对我这根朽木不再抱有成材的奢望，唯愿我戒酒，安顿身体，少说胡话。我注意到，那石制的烟斗裂痕累累，犹如母亲担忧的心。我暗自决定，一定要给双亲各配制一杆银质烟斗，权当尽孝。我想一出，说一出，母亲却以为我答应了戒酒，再现笑容，忘了扯白发的事，像健忘的小孩儿。相较而言，母亲的烟杆比父亲的长，足有半米，子女坐得远，拿打火机去帮着点就是了。后来，她彻底戒烟，将烟杆搁置在柜子顶上，像祭祀一个金属的梦。她盼望来客，如来了，用衣袖擦呀擦，硬要叫人吃上一锅烟的。我知道，这是她虚荣的显摆。

不过，年迈的她还有多少时日可显摆呢？由她罢了。

她和父亲住另一片区，不知道我家附近的羊蹄甲树下机杆声声，其乐融融。我曾想，若被她发现，保不准每天颤巍巍地来，瞎撮合的。织布倒没有力气了，可依她性格，绝对要陌生的她们抖搂自己的过往，并且有可能从老二乌佳嫫的红裙子里娓娓道来。她倾情讲述的时候，不排除流下悔恨的泪水。都是母亲，倾听和倾诉是对等的，不像当儿女的在倾听母亲的唠叨时，显得那么不耐烦。

乡下的母亲最爱抽烟，忧郁的时候，一口一口地拔，那袅袅的轻烟一定是她们情绪的升腾。命运的交响，谁也说不清明天究竟要奏响什么，喜庆的、悲伤的、不喜不悲的，谁知道呢？在漫漫岁月里，多少母亲尚未编织完梦想，抑或儿女砸碎，抑或被自己终结，统统埋葬在了生命的隧道里。

于母亲而言，那口烟是陪伴，是信手拈来的实实在在的陪伴。

每位母亲的负重，既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母亲的忧思像一列火车，绕着心灵的悬崖艰难地爬呀爬，车厢里载着苦恼、焦虑、挂念、怀想等缤纷的情思。这趟列车自开动以来，不变道，不进站，不停歇，直抵死亡的站台。弥留之际，列车慢下来，母亲的遗嘱充满哀戚：阿姨要走了，莫悲伤，记住我教导的善良、团结、和睦和谦让，葬礼要节俭，不被笑话就是了，你们用钱的地方还多……

书香作伴

陈秀梅

小时候，我经常热切地做着一个小梦——开一家小书店，一眼望去，满眼是书。

那时上小学，学校没有图书室，可能那个年代物质贫乏，人们更多地去追求温饱，对精神上的需求也不多，一个区（大河边区政府所在地）连一个旧书摊也没有。就算有书摊，因为家贫，也买不起书。对书的渴望，就像一个在饥寒交迫中的人渴望一捧炉火，或者一碗热粥那样。

每天放学，我穿过半条街再绕路回到家里。渴望穿过街头，不是为了路边香甜的棒棒糖、棉花糖、冰棍……而是为了路过农村信用社，因为，每天他们会清理垃圾，将旧书废纸扔进门口的大垃圾桶。

垃圾桶里的旧书多是《半月谈》，还有一些报纸。有一天，我翻过这些平常的旧书，一本旧杂志赫然夹在中间，它异常破旧，连封面也没有，依稀能看见《今古传奇》的字样。我如获至宝，迫不及待地坐在信用社门口长满青苔的过道上，读了起来，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才蓦然惊觉，匆匆赶回家去。

母亲还在地里干活，我将马厩里的那匹黄色的小马驹牵到一条小水沟边吃草。每天我放学的任务就是牵着它，喂饱它。到了沟边，我一手牵着缰绳，一手拿着那本杂志，让马儿悠然吃草，我则蹲在旁边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

还记得那本杂志连载着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《北雁南飞》。当看到李立秋随部队即将开拔，而姚春华却在跑来送别他的路上……那路那么长，直到李立秋挥动告别的双手隐没在茫茫的江边……

“看！马儿嘴边的草都吃光了，都不知道给马换一个地方？”母亲扛着锄头出现在我面前。

那本杂志我没有看见连载到结尾，遗憾了很久。后来一有机会，我就找到《北雁南飞》，一口气读完。少女姚春华与少男李立秋的爱情悲剧让我唏嘘不已。现在想来，那真挚的感情、细腻的笔法、令人掩卷叹息的情节，以及三湖镇民风、民情、民俗的生动描写，在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江南的唯美种子，以至于后来读到描写江南的古诗词，总想起《北雁南飞》，以至于旅行的目的地，永远在心中藏着一个叫“三湖”的晚清江南小镇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还在农村信用社的垃圾桶里翻出了很多本《故事会》。放学写完作业，我就躲在房间里读，母亲喊吃饭，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桌边，胡乱扒拉几口，又回到房间继续阅读，直到暮色四合。

山村的夜，无边无际，偶尔从空旷处传来几声狗吠。《故事会》也安静地躺在我怀里，让我心欢喜，沉沉睡去。早晨醒来，怀里的书还散发着温热而亲切的气息。

得知村子里有个小伙伴家藏有书，偶然发现的“新大陆”让我抑制不住激动。小伙伴的父亲是我叫“汪伯伯”的人，得知我的来意后，他慷慨地从怀里掏出钥匙，郑重其事地打开一口大红色的油漆木箱，一

本厚厚的书整齐地躺在箱子里。

我选了《水浒传》，征得同意后，带回家看。后来，俄陆续看完了汪伯伯箱子里的书。

上了师范学校以后，我成了学校图书室和校门口租书店的常客。图书室每周五下午开放，管理员是我们班的生物老师。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老师，每次上完生物课，我总是抢着帮忙拿仪器，就为了能在图书室多待一会儿。

为了节约每天五毛钱的租金，校门口租来的书，我争取一天看完。厕所里看，晚上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……

工作后，我被分配到一所很偏远的小学。山脚下，鲜水河潺潺流过，学校四周，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周围是重重叠叠的大山。乡政府与学校相隔10公里。乡政府的干部听说我喜欢看书，每逢下村，顺道给我带几本杂志。那些杂志陪伴了我很多清冷的夜晚，在摇曳的烛光下，每一个字都熠熠生辉。因为反复翻看，书页被烂，甚至滴满了蜡油。

后来几年，我丢下书本，胸无大志，一腔颓废。直到2017年，重新捧起书来，读李清玄，读丁梅，读雪小禅……才发现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，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。每月，我都会规划出一部分工资买书，买得多的时候，一个月居然入手12本。

朋友圈里有很多文朋诗友。最激动的莫过于收到他们自己著作，并亲笔签名的书籍。

我记得收到第一本别人赠予的书，是我在青海在线文化传媒《青海读书》公众号写了一份《长津湖》荐书稿。那份荐书稿被采用，还获得了执行主编刘志强老师赠予的新书《以心灵的方式记录》。后来陆续收到很多老师赠送的书籍。虽然不是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，一群激情燃烧、热爱文学的青年人，围坐在一个大炕上，一人阅读，大家屏息静气那样的情景，但是收到赠书，也是一件雅事，能认识那么多文朋诗友，又是读书的一大收获。

那年，县委宣传部将我的家庭提名为县级书香家庭，参与州级书香家庭的评选，最终成功获评，获得了奖杯和1500元购书券。当我拿着购书券走进新华书店，那么多的新书仿佛同时散发出油墨的香气。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，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书，可以列书单，他们会专门去采购。收到新华书店通知取书那天，结账时，书款居然超过了1500元购书券的预算，心里却满是愉悦。拎着几大袋书，走在大街上，手里沉重，心里欢喜。

为了安放这么多新书，爱人专门为我定制了大书架。书架被安放在大阳台靠窗的位置，白天光线明亮，夜晚一盏灯也足够。众书各归其位，我也坐拥这一方天地。

有人说，每一本你没读过的书，都是新书。于是我还找到了一些线上二手书市，有事没事都去逛逛，淘一些喜欢的书籍。收到品相好的书自是不亦乐乎，品相不好的，就当自带沧桑感，欣然接受。

如今，我没有实现小时候开书店的梦想，但是随着新旧书籍的不断涌入，一眼望去，真的满眼是书。我相信，坚持读书，则会俗气日消，雅趣渐长，每一个有书香作伴的日子都空明澄澈，如濯，如洗。